

吴征镒院士与哀牢山生态站

刘玉洪

(1956~)，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常务副站长，正高级工程师。

在云南省普洱市最北面的景东彝族自治县，一个小县城具有无量山和哀牢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两山（无量山、哀牢山）装点着景东的美丽。在秘境醉人的哀牢深山中，建立33年的哀牢山生态站延续着其创始人之一——吴征镒



1980年吴征镒院士（站立者左6）到哀牢山选定哀牢山生态站站址

先生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梦想：开发热带、亚热带山区的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提高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水平，搞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科学方案。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宁召开“中国科学院陆地生态系统科研工作会议”，吴征镒院士和云南大学教授朱彦承等参加会议。会议对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求云南承担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科研任务。当时吴征镒先生组织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和云南大学等单位调集科技人员组建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生态研究室，负责在云南省内海选，进行云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站的选址工作，邀请云南大学生态学家朱彦丞教授负责主持具体亚热带生态站的选址工作。

1979~1980年经过对海选的云南亚热带生态站站址的分析对比，1980年吴征镒先生率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等领导和专家一行20余人，到景东哀牢山徐家坝选点，参加的人员有：段亚华、马德三、刘伦辉、张克映、李楠、胡秋生、赵禹、吕春朝、邓纯章、吴德林、王志军、甘正平、户克明、张桂华等。考察组专家看到景东哀牢山的自然景观主要是亚热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森林面积比较大，结构复杂，林相完整，生物资源丰富，且地势平坦，便于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于是吴征镒先生与考察专家组一致同意选定这里作为云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站站址，即上报中国科学院。1981年3月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以〔（81）科发生字0201号〕文批准同意建立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简称哀牢山生态站），隶属中国科学院昆



明分院生态研究室。

其中在选定哀牢山作为云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站站址，吴征镒先生回到昆明及时向云南省政府建议建立景东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以配合建站工作，云南省人民政府接受了吴征镒先生的建议。接着组织各方面科研力量开展哀牢山本底调查。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发育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一种顶极森林植被，它是全球亚热带大陆东岸湿润气候和季风气候条件下的产物。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全球的分布区主要集中在中国，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仅为零星分布，因此，这一生态系统类型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然而，由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我国分布的区域正好处于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地区，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开发，原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我国的分布面积已经大大减小，目前多数地区已被人为开垦利用，或已经被转换为城乡建设用地，其分布格局多为片断化、斑块状，很难得到完整保护。

20世纪80年代，当时到哀牢山上不通公路，从公社所在地需要步行20余公里才能到达哀牢山顶，在吴征镒、朱彦承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威望及感召力下，在云南从事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土壤学、气象学等有关单位，即中科院昆明分院生态研究室、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中科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云南大学生物系、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室、云南地理所、云南微生物所、云南师范大学、西南林学院等有关专家参与到了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工作之中。1983年，即完成《云南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论文集编辑，这是对哀牢山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该论文集是由吴征镒先生主编，副主编是云南大学的曲仲湘和姜汉侨教授，编委是国内的有关知名学者：马世骏、江爱良、阳含熙、李庆逵、李文华、何敬真、夏武平、蒋有绪，编委会中有6位院士。

哀牢山生态站位于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北段的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太忠乡徐家坝，地理位置 $24^{\circ}32'N$ ， $101^{\circ}01'E$ ，海拔2491m，其地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常绿阔叶林面积为 67700hm^2 ，是目前我国原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存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之一，其植物种类丰富、区系成分复杂，群落类型多样、垂直带谱完整，过渡性特征明显。这里的自然景观主要是生长着茂盛的原生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繁茂连片、林相完整更兼结构复杂且以云南特有植物种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其性质之原始、面积之广大、保存之完好、人为干扰之少实属罕见，所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是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理想场所。

吴征镒先生评价哀牢山生态站的地位说：从现有的事实看来，生物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地区生态系统中发生和演化的，被子植物和它相关的高等动物都是在以常绿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山区发生和发展演化。哀牢山地处东亚的热带边缘，是云南的热带向亚热带发展的过渡地带，它拥有的常绿阔叶林和中国江南（延伸至日本西南部）广大的常绿阔叶林是一脉相承，但异地分化的，也是全世界现有生态系统可能是白垩—老第三纪以来的森林的残余或其直接后裔，对全世界生态系统的研究来讲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它是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亚热带唯一地域广大而类型多样的代表之一……热带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不但对现在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将来很可能在人类“上天”的时候，要利用这些科学资料，带已有的生物至其他星球上进行进化工程，来使得它较快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吴征镒先生是组织创建中国森林生态站的领导人之一，1958年吴征镒先生和曲仲湘负责具体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站——云南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的领导工作。



1981年又领导创建哀牢山生态站，吴征镒先生离开领导岗位后，但是一直没有离开科学研究岗位，依然时刻关注着景东两山和哀牢山生态站的发展，2002年以来先后4次为哀牢山生态站和景东县题词，并撰文《云南哀牢山回忆》（2008年）；2011年在哀牢山生态站建站30周年之际撰写书面发言《我与森林生态站的情缘》；2012年9月，应我们的请求，欣然为“景东亚热带植物园”题名。



向吴征镒院士报告哀牢山生态站工作

吴征镒先生能够情有独钟地选择景东两山，为其建议建立无量山和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亲自领导创建国家级生态站对景东两山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进行监测、研究。

2008年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成立20周年，由很多老一辈科学大家（如孙鸿烈院士、陈宜瑜院士等）提议，准备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就是说从事野外生态站工作的一群人，不管现在的条件怎么改变，特别是现代物质条件非常丰富的现在，还是需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老一辈科学家奉献科学事业的精神及其优良传统，需要世代传承下去，并且还需要发扬光大。吴征镒院士专门为庆祝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立20周年的纪念文集撰文《云南哀牢山回忆》。

2008年春，吴征镒院士又专门为哀牢山保护事业题词：保护优先，合理发展；惠及社区，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和谐山川；上下齐心，创建伟业。

哀牢山生态站建站30余年来，经过30余年的风风雨雨，哀牢山生态站的科技人员已静静守护了整整30多年，它由原来一个研究所承办的生态站，在2002年进入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并且被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哀牢山生态站由此得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取得了一些耀眼的科研成果，同时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以吴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心愿。

野外生态站的工作是神圣的，是有意义的，是为人类造福的事业，同时也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在野外生态站的工作环境、社会条件等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所以有的人说，在野外生态站工作的一帮人是神仙，是为人类造福做贡献的人，同时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等等。在远离社会、远离城市、远离人群、接近自然的野外生态站工作，就是需要有一点奉献的精神，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做贡献。

吴征镒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但是吴老还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在做一些他研究领域以外事情，如直接参与和领导我国森林生态站的建设等，体现了吴老作为一个科学大家的风范。吴征镒院士是个非常温和的老人，他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和追求科学的精神值得敬佩，他一直在惦记着景东的“徐家坝生态站”。记得2005年我们去看他，吴老时年89岁，虽然眼睛不太好使，他还告诉我们要坚持住，要建立森林观测铁塔；2011年3月9日，我们专程到吴征镒院士家中拜访吴老。向吴老介绍哀牢山站目前研究的项目数量、到站的研究人员数量、哀牢山站的发展得到地方政府领导的支持等情况，并且特别告诉吴老，由他亲自创建的哀牢山站已经走过了30年



(1981~2011年)的风风雨雨,准备庆祝一下,吴老听了非常高兴,说是听了我们的报告,他再次“神游”了曾经的哀牢山,同时吴老还关注着哀牢山保护区的森林状况等。

吴征镒先生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吴征镒先生个人来说功德圆满,一代大师人生完美谢幕。“穷万里纵观原本山川探索时空变迁轨迹,立宏志深究极命草木系统演化理论”——这是悼念和缅怀吴征镒先生的挽联。虽然吴征镒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以他命名的植物征镒麻、征镒冬青、征镒卫矛等,以及命名的星星“吴征镒星”,都还在默默守候着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

吴征镒先生一生热爱科学事业,淡泊名利,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远见卓识,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鞠躬尽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科学精神。他是一个人民的科学家,他的那种科学大家追求科学的精神与面对人生的超脱,永远是我们从事野外台站的人员学习的榜样。

